

糊年儿

■赵宇

年关已至，有件事情得做，否则过年会没个过年的光景。

母亲早已将堂屋收拾好，八方桌抬到了屋后，墙上的挂件全取下，连嵌入泥墙里的钉子也给起出来。一切准备就绪后，母亲用竹竿绑个扫帚，沿着墙壁四周挨个儿扫通透，顺手将墙上残剩的一些片儿纸扯掉，整个墙壁露出黄黄的泥土本色，坑坑洼洼，斑驳不堪。

这时，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摞报纸拿出来。父亲在村小教书，看完后剩下的报纸可以随意带走。二姐站在板凳上，一只手拿着我递给她们的报纸，一只手将浆糊涂抹在报纸上，再将报纸沿着墙壁稳稳地贴上去。糊报纸的高度有讲究，以离板凳两米高为宜，太高了会显得呆板，太低了容易遭受破坏，小孩随手会撕掉，鸡也会啄出洞来。贴报纸得美观，靠边，缝贴缝，重叠一起厚度不匀易掉落，浆糊做粘贴虽易风干脱落，但比用订书钉钉美观，墙上订了那么多钉子，墙会疼的。四面墙壁贴满报纸后，整个堂屋顿时焕然一新，极为干净亮堂。我们在北墙的正中央开始挂挂日历的钉子，半米长的挂历一揭开，是个搔首弄姿的美女，又沿着墙壁交错钉几个钉子，挂上一串玉米、一支毛笔、一个蝴蝶结什么的。二姐还喜欢在墙壁的东西两侧对应贴上四张塑纸画，有风景的，也有美人图，墙壁更生出了些活力。末了，在八方桌的上头挂一个正正方方的中国结，年的味道就出来了。

这就是糊墙壁，湘北一带的农村俗称糊年儿。一年到头，家里得有些新鲜的生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以土砖屋居多，土砖屋墙面大多粗糙皴裂，既可用报纸方便遮盖，又像新装修了一番。报纸糊墙方便简单，出现破洞后，可以用一张报纸重新覆盖，只是大风一吹，很容易脱落，得再次用浆糊去加工。有一年，二姐奢华了一回，将新婚大姐家的几幅日历全收了回来，用挂历无图的白净反面贴墙，在日光灯的映照下，整个墙壁熠熠生辉，仿佛进入了梦境一般。那个新年，我们一家都沉浸在白白净净的熨帖氛围之中，整个心被那种透亮的白色衬托得纯洁干净。

报纸糊的墙壁，还有一桩好处，那便是方便识字。冬天烤火时，坐在长方条凳上，一侧头，看到头顶上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铅字，有时政新闻、副刊文学、宣传广告……我最喜欢的是看节目预告，广播电视报上写着过年期间的节目单，我和二姐用红笔将喜欢的节目划出波浪线，直勾勾眼瞅着节目播出时间到来。闲来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将报纸上不认识的字摘抄下来，顺手查字典识出来，我的语文成绩不错，大概得益于那时候对报纸的阅读。

其实，湘北农村并不是家家户户都喜欢用报纸糊墙，那时报纸尚不是全面普及，只是学校、村支部有几份报纸，大部分人是没有报纸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逢年把家里拾掇一下。堂屋是会客的主要场所，墙壁坑坑洼洼显得不美观，即使没有报纸糊墙，弄几张明星画糊在墙上也衬托出一种新鲜的氛围，最不济的贴几张娃儿的奖状在墙上，墙壁上映出红红的影像，家里也会显现出温馨的气氛来。

一次，我傻傻地问父亲，为什么每年都要糊墙呢？父亲笑笑说，过年就是“涂”个新，墙壁新了，家里就新了，一年就会兴旺发达了。再就是，农村人糊糊弄弄又是一年，一年年就这样糊过去了，不是糊年吗？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父亲，墙壁上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直到长大后，经历诸多坎坷风波，每到年末，回想一年又过去了，不由得感慨人生不易，一年年不易，才渐渐明白糊年的意味。

我记得有一年，家里是没有糊年的。年前，父亲大病一场，直到腊月二十九，我才将父亲从医院里接回家。那一年，二姐出嫁了。父亲看着墙壁上还是上年贴的报纸，大多边沿已经翘起，一些报纸被查出破洞。真是平常看着不觉察，离开家几日后再回来一看，那墙壁显得多寒酸，像我们哭丧着的一副愁脸。要准备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了，父亲看着墙壁的惨淡景象，淡淡地说，把墙上的报纸都撕了吧，今年就不糊年了。

那一年真没有糊年了。过年后，父亲的病好了，一切又恢复出原来的样子。没有糊过的墙壁，露出原始的土砖颜色，坚挺地走过了这一年。墙壁似乎还是那个墙壁，年还是那个年味儿。好像自此以后，我们家里再没有对墙壁进行过糊弄。我们的心里似乎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家里的状况并不是仅仅靠过年的几天能够糊弄过去的，看着斑驳的墙壁，反而还昭示着我们，只有努力打拼才能改变这种靠太平粉饰过日子的生活。

再以后，我们将家搬到了县城，家里更不用在过年糊墙了。干净如洗的水泥墙壁上被墙漆一遍遍粉饰，像经过化妆后的女子无比光彩照人，客厅的墙壁上做了电视背景墙，映照出墙壁的豪华美观。我看看默然的墙壁常常无语，它是那样的陌生，陌生得成了一个毫无表情的墙壁，我面前的墙壁如同一个巨大的障壁堵住我，我无法逃脱，无法突围。我俨然看到墙壁被水泥浇灌内部，安插了一根根电线、网线、水管，墙面上钻入更加尖锐的钉子，笨重的空调重重地悬挂在上面。我的心隐隐作痛，不知道这面被多次糊过的墙壁会不会疼。

我突然开始怀念起以前的糊年儿来，好像那是一个遥远的古老仪式。

乡下老灶

■宋扬

故土老宅。每座宅院都离不开飘散炊烟的灶房，虽说土得掉渣儿，却安放着一家老少的生活，养育着全家人的胃。孔子曾在《礼记》里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乡这方水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究竟吃点儿啥、喝点儿啥，谁也离不开灶房啊。

周作人先生觉得：“就饮食来讲，哪里的东西都比不上家乡的东西好，母亲做的菜是最好的菜。”这种看法与梁实秋的见识不谋而合，梁实秋曾感喟：“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

其实，舌尖记忆，并非只与乡土情结有关。婴儿的紧张状态源于饥饿，母亲喂食，可以消除其紧张，这就形成了最早记忆的快感与“本我”。终于明白，母亲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有道理呀。哪怕大名鼎鼎的“川菜”，比如“毛血旺”“辣子鸡”与“川北凉粉”，抑或“三蒸九扣”等等，都比不过母亲的拿手菜，那么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呀。

在乡下，灶房的重要性与它得到的待遇多不匹配——堂屋、歇房高高矗立上方。灶房只是偏房，像侍候老爷的小妾。偏就偏吧，竟与猪圈紧挨着。

灶房多不开窗，烟熏火燎，时间一长，土灶台藏污纳垢，犄角旮旯油泥成痂。灶台上方的茅草房顶上，悬吊一些满是油

烟的稻草。稻草息而不掉，等待腊月底彻头彻尾的“打扬尘”——用捆扎的竹丫，把悬着的蜘蛛网、稻草统统扫下。

捅烟囱要爬上房顶，放进竹竿一通乱搅。偷懒的，往往付出代价。没烧过心的火苗，冲出来掉在草房上，就是一场火灾。屋顶有了火苗，过路人大喊大叫了，灶房里的人才惊慌地跳出来扑火。火，有时由内而外，一不留神，火塘里柴禾滑落，引燃一堆柴禾。火往上冲，其势迅猛，扑之不及。五黄六月天，坝上火灾接二连三。灶房烧起来时，火苗乱冲，烧红了半个天。一个夏季，总有那么几次惊心动魄的扑火经历。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男人开始修补开裂的墙体。从河滩担回红沙，兑上少许水泥。先在墙缝里塞入石块，然后，调制红砂泥浆抹墙。男人又平整了灶房的泥巴地面，再打上水泥青砂浆。灶房焕然一新，可惜，屋顶终究不是瓦。瓦房是分水岭，坝上已有了红砖瓦房。瓦房整饬简单，只需把瓦挑挑拣拣。草房五年一翻新，年年得补漏。翻新后的灶房檐口齐整，厚厚的一层麦秸秆，在冬日早晨的太阳下闪着金光，加上微红的墙体，灶房还了魂，又变成了新房。

夏天，灶房留给人们太多惊惧与惶

恐。冬日，厨房却温柔得多。

吃的，当然具备特殊风味。玉米将草木灰炸出凹凼，一个接一个。玉米春光乍现，绽成了花儿，又被微微腾起的草木灰轻轻覆上。于是，两双手，一通翻找、一通争抢，比的是眼疾手快。老人们望着绕膝的碎娃儿们，笑得眯缝起了双眼。年，就这样暖暖地过着。

灶房，几乎承载了乡下人所有的欢乐与酸辛。捅烟囱的女人爬不上房了，挑砂的男人扛不动担了。长大的碎娃儿让他们跟着进了城。进城前，老宅的粮食、肥猪与鸡鸭鹅，都变卖了，灶房内的坛坛罐罐和屋檐下那些积攒多年的柴禾卖不掉，也带不进城只能认命吧。坛坛罐罐和柴禾落寞地趴在灶房里、屋檐下，像一只只被主人抛弃的乡下老狗。

法国著名作家狄德罗更贪恋美食，他曾笑谈：“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艺术，没有朋友，没有书籍，我都可以活下去，但是，作为文明人的我，离不开美食。”这与孔子的“饮食男女”紧绑在一起了。一座小小的灶房，曾是女人们永恒的领地。但女人们已不再是生活的主角，她们渐渐地变成了乡下婆子，犹如那些留在乡村的老灶房，屋顶的荒草已泛滥，只能在夏雨秋风中，慢慢沉入老宅的泥土里……



喜气洋洋贺新春

易米 摄

炊烟起处是故乡

■胡美云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得不打消了暑假时就和二妹说好要一起回安徽过年的念头。回家过年的行程是取消了，但随着年的临近，思乡的情绪却越发浓了起来，这大概是所有远嫁的人难以消解的心结了。

午夜时失眠，闲翻着自己的朋友圈，以期在偶然的照片或只言片语的唠叨里寻着些旧时光的痕迹，找些心理上的慰藉。

翻到2016年，果真就看到了一张当时回乡过年的照片：冬在宁静里安然守望着远方的桃花山，山脚下零星散布着几户乡间小楼。窄而静寂的村间小道旁，便是母亲的二层小楼。一楼厨房的烟囱上，有笔直的白色炊烟，正飘向冬的深处……

照片上配着这几个字：炊烟起处是故乡。

忘记当时的心情了，在故乡的土地上，心一定是安定的吧？但心思定然也如此刻般纷繁错杂着，那许许多多，于炊烟里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旧日子，如一张张老照片，从眼前缓缓而过。

那时候，冬天要去很远的万桥小学

上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三四里路。但心是雀跃的，因为抬个头，就能看见远远的家门，书包都来不及放，首先走进的就是灶台温热的厨房。灶口亮堂，锅里冒着热气，系着花围裙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对我说：“冷坏了吧？饿坏了吧？灶上大海碗里的锅巴还是温着的，你拿去和弟弟妹妹们先打个尖啊，粥还没那么快熟。”

细想一下，故乡有什么特别到深藏于心的地方呢？不过是一些普通又普通的山水，一些普通又普通的人。就是那些因三餐而起的炊烟，也是多么普通啊，风来的时候随着风东西南北地飘，没风的时候就直直白白游向天空，无趣得很。所有地方的炊烟大抵都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让我们心心念念着的却独独是故乡的炊烟呢？

或许，只是因为走进家门就能听到的母亲的那些絮絮叨叨，走近灶台，就能拿到的那块金黄温热的柴火锅巴吧。

记得那时候的夏天，傍晚的时间格外漫长，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会邀着在山

脚下的和平小学操场上玩跳船、攻城的游戏。玩到天暗了，玩到抬个眼，发现周边所有屋顶上的烟囱都冒着或直或斜的炊烟了，便有声响起：回家吃饭去啰，瞬间大家如归巢的鸟儿般各自朝家的方向飞扑散去。

那些渐渐西沉的日头，那些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成年后路过的或者停留驻足时看过的所有日头，所有炊烟，并没有什么不同吧？为何，我们独独念着的却依然是故乡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炊烟呢？

想起后来读书时看到的诗句，最深念于心便是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每一个字都能在舌尖上跳跃很久。诗还没念完，就已经看见岁月那头的自己，在乡间扬尘的小路上，在夕阳的余晖里，正朝着炊烟升起的地方一路欢歌。

那些在记忆深处氤氲升腾于斑驳青瓦上的炊烟，它们带着田野里麦秆的清香，带着山上松枝枫树的浓烈，飘过春夏绿的无数个日子，飘过无数的山山水水，应季而醒。关于故乡，便写满了许多欲说还休的思念，一如此刻。

立春

(外一首)

■赵宏宽

一个季节的门轻轻打开
门的背后是另一个季节

盛开过的雪花凋零
每一缕风都飘拂着绿意

其实树干里一直有暖流涌动
招摇在枝头的记忆
以青春样式
排满整个枝条

在季节的召唤中
冻土里的嫩芽伸伸懒腰
苏醒过来的梦
竟有顶破冬天的千钧之力

我的目光触摸到鸟鸣
以诗的形式复活
一行行清晰可见
像一粒粒心跳

春天没有退路

春天固然没有退路
可在季节的接力跑中
也可能遭遇阴险的不测
比如将远去的庚子年
春天就被划出
血红的印记

但是春天没有退路
咬紧牙奋力前行
远去的冬终被新生的绿
迅速覆盖
生命的底色
不会辜负春天

早春二月

(外一首)

■马从春

这时候天空透明而纯净
东风夜放，春天
从枝头上悄悄探出
鹅黄色的小脑袋

开始解冻的河流
揉着惺忪的眸子
以一种睡醒后的热情
与撒欢的鱼儿一道
把大地苏醒的消息流向远方

空气甜润，春眠不觉晓
在鸟儿婉转的歌声中
黎明的晨光被次第打开
阳光温柔，柔风多情
长长的寂寞等待之后
迎春花绽放春姑娘回归的讯息

早春二月
乍暖还寒，春寒依然料峭
可人们的心中并无寒意
岁月的虔诚换来季节的轮回
而我愿做角落里那棵不知名的小树
春天一声令下
就浑身长满嫩绿的小喇叭

赶路的春天

赶路的春天
捧着青草走向大地
一簇簇的鲜花
走向善良勤劳的蜜蜂
阡陌纵横的河流
像一群群顽皮的孩子
春风拂过
到处是它们热情的笑声

赶路的春天
带着小鸟飞向蓝天
一枚枚的绿叶
缀满白发苍苍的大树
漫天飞舞的蝴蝶
是一个快乐的天使
春光乍现
恋人们因为幸福紧紧相拥

当赶路的春天
慈母般微笑着走向我们
雨水甘醇
柔风缠绵
孩子眼中的光被染绿
尘封一冬的心情
就这样一点一点
郁郁葱葱充满生机